

中國人虎文藝新書

老趙下鄉

短篇小說選

新華書店印行

老趙下鄉

鄉下趙老

一九四九年五月出版

• 編輯者 •

著者 俞林等

出版者 新華書店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中國人民文化出版社

有·版·權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首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四 作品按體裁分類。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

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中國人民大學

圖書館

目 錄

神龍王.....	王 鐵 一
老趙下鄉.....	俞 林 臺

在溝底，望不見田地，也望不見太陽。想看見地，還須爬上山頂，才瞧得出零零落落的坡地。這邊一格郎，那邊一小塊，靠近崖根一條條，壟上一片片；種的多是大麻，穀苗，南瓜，菜菔……。

今年四月十五那天，落過一場透雨，全村早把苗安上了。以後雨就稀拉了。馬家拐的人，望着藍天盼着落雨，「小滿」，「芒種」，「夏至」，都盼過去，自「五月五」直數到「六月六」；發現一朵雲彩，人們喜歡得跑到嶺上去瞻，但每次雲彩一糊上太陽，又驅開了風，連雲彩絲都給吹得乾乾淨淨。人們白白地盼，敗興了不知多少回。眼前到「六月六」了，春苗剛離地幾寸。

天真旱得利害，小苗成了失奶的孩子，起先是沒精打彩的挺不直腰，以後乾到半個葉，一個葉，再後乾到兩岔嘴（分葉的地方），就一棵一棵的死了；南瓜剛拉蔓，才開過頭一噴花，葉子先渴乾了，到該壓蔓打尖的時候，土塊像石頭一樣硬，誰還有心幹這活呢？

初伏天過去時，山上還露着青石岩，苗子還蓋不滿地皮；柿子，本料掛得還可以，也是因為缺雨，如今落的一層壓一層的；榆樹、槐樹、椿樹的葉都剝得禿光光的，牲口的肚皮和人的肚皮，一天比一天癟下去。住戶門腫臉，拉肚子，……各種瘟病就傳開了。

「救救小苗吧！天老爺。」人們喊得太多了，連小孩背得都爛熟了。

怎樣救活小苗呢？人們都要求解決這問題。

本來驛村約莫五里外的青泉山上，有股活水，如果用人担或是牲口駝，總可救活一些的，馬家拐的人並不打這主意，政府派幹部動員，他們說太遠，並且從祖先以來都沒這樣幹過。這樣，把政府的救濟糧快吃光了，仍是沒法可想。「吃吧！吃完一頓飽一頓。」有人打算這樣混下去。

他們想暗辦法救活小苗呢？覺得非求神不行。

「救救俺的小苗吧！天老爺！」住戶們有的向天空禱告，天仍然是晴朗朗地不下雨。

「救救俺的小苗吧！灶君爺！」她們領着老婆，孩子，跪下向灶君禱告。天仍然是晴朗朗的。

「救救俺的小苗吧！玉皇爺！」人們三五成羣地跪在玉皇廟前禱告，天還是不下雨。

人們把所有的廟都禱告過了。小苗一天天地死下去。

這當兒，不知是誰捏造出一段謠：說「蒼龍爺和馬家的祖先原是親戚，都住在馬家拐，那年月都是豐收的，以後蒼龍爺就搬到萬里雲南去了，臨走之前，對馬家祖先說過，你的子孫有大災大難，儘管找我來搭救吧！」

這段話傳得很快，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傳遍了整個村莊。在傳說當中，人們又添花加葉的加了一段：「光緒二十七年大旱，蒼龍爺在馬家拐顯過聖。」三毛老爺爺算是馬家拐年歲最大的人，可是脾氣有點梗直，人們向他問這回事，他起初說「沒有」，有人罵他老糊塗，以後就改說「記不清」了，最後改得更迎合人意，直截了當地說：「真有這回事」，因此謠言就變成千真萬確的事實了。「蒼龍爺能救活小苗」，人人都信這回事了。

但是在馬家拐只有三個廟，「玉皇」，「奶奶」，還有「土地」，並沒有龍王廟。

二 馬陰陽先生

要說到馬家拐的事，總得先介紹一下馬陰陽先生，因為他是本村的旗桿。

馬陰陽的真名，叫馬尚先，有五十上下的年紀，早在三十多歲時，就留下兩撇小鬍，也有人稱他「馬鬍子」。

馬尚先年青時候，跟着張家頭的張秀才唸過六年私塾，「大學」、「中庸」、「孟子」、

「上論」、「下論」都唸過，就是都沒開過講，那時人人都說馬家拐要出一員秀才了，不可得很，不等馬先生下考場，就不興科舉了。

「時運不通」的馬先生，只好留家管理家務，馬先生並不是甘心務農的人，便在春冬閒時，專心研究些「星家」、「楊家」、「陰宅」、「玉匣記」等書，不出二年，就學會看塋地，拆八字，合婚種種本領，慢慢的全村中誰家辦紅白兩事，都要請馬先生。

不過他的名聲，還是給胡廉看塋地，才傳開的。離村八里有個胡峪墻，有位胡姓商人埋他爹的時候，請馬先生選擇一塊塋地，後來這胡廉販賣估衣，碰巧行市，賺下一筆錢財，越鬧越大，不出八年，竟置下五十畝地，還開設一座估衣舖，這樣的暴發財主，山溝裏幾罕也難見到，因此都猜是祖墳的氣脈。那馬先生見此機會，便對人聲說，他給胡廉選塋地，費過七七四十九天，每到半夜三更，洞察地氣，才選出這塊塋地，所以人材兩旺。這事情一傳開，人人便信馬先生的神通廣大，能解陰陽之理，慢慢連他本名都丟了，直稱爲「馬陰陽」先生。

馬先生既然風聲日廣，三里五里，十里八里，就是幾十里之外，也不斷有人請馬先生看「風水」、合婚、占卦、拆八字，馬先生的門前，人來人往，好不熱鬧。凡勞動馬先生的，誰肯使他白操心呢？因此送禮的，送米的，也有直接送米的，更有給馬先生做幫工的，這樣馬陰陽的時光

就過好起來，不但吃、喝、穿、戴，比人體面，還買够三十畝地，一羣山羊，兩條母牛。

馬家拐本沒有多少識字唸書的人，眼前馬先生家業日盛，字眼又深，當然捧得他像聖人一般，「社」事也就離不開他，每到清明上祭，祈雨請神，開社火，看青苗，多推馬先生做總管。這種興隆時光足有十年吧，丟人敗興的事，最後落到馬先生頭上了。

這岔子是出在本村的馬三祥，馬三祥要蓋三間新房，從擇地基，破土安窗上樑選「紫微辰」爲止，一古腦兒都託付給馬先生著手。可是等新房才蓋起三天，馬三祥的老婆就得暴病死了。可巧在發殯時，一不小心，又失了火，燒燬間半新房，登時急得馬三祥發了瘋，又風言風語地傳說是「五鬼地」，馬三祥便拿上刀子登上馬先生的門口大罵，嚇得馬先生跳牆跑了。這事鬧罷，馬先生的名聲也就一落千丈。但據馬先生自己解說，這也是「八字」上註定的。

從此，找馬先生的人就稀少了，以後，馬先生只管些「社」上的事，遇到合婚、占卦、拆八字，非是知己的朋友，一概都推說不幹。

抗戰開始之後，馬先生的名聲似乎又中興起來。原因是，不斷有逃兵路過，馬先生集合「社」中管事，辦理支應，村中就覺得他很有功；等八路軍才過來，鬼子「掃蕩」過一次，預先馬先生占了一卦，說明鬼子不會到村中攪鬧，可巧等鬼子來到村前山下，被八路軍打了一次伏擊，這

樣人人又都信馬先生算得準當。

農救會在週圍的村莊成立了，本村也有三兩位後生，參加農會，傳說着要算「社」賬，馬先生十分聰明，便把「社」事也推得乾乾淨淨。

馬先生推開「社」事，怎奈馬家拐更找不到第二個識字記賬的人，把「社」事暫由馬三柱來接管。這馬三柱不是別人，是「社」上的老管事，就是常給馬陰陽先生跑腿的一個，實際上，村上，社上的事，還是以馬陰陽爲首腦。

如今馬陰陽的江山更穩了，馬三柱被推爲抗勤主任，馬三柱的兒子叫馬虎子的當基幹隊長，馬陰陽仍是高高的一根旗桿。

三「黑斗」姑的家

「蒼龍靠能救活小苗，並且和馬姓祖先是親戚……」，這段謠言既然是大大打動人心，我們一定要追問，這段謠言是那股風颳來的呢？

讀者莫急，常言說：「無風不起浪，無蠅不繁蛆。」要追究這件事的根底，還要說說馬家拐

的神仙。原來馬家拐能知天地陰陽，常常和神仙來往的人，除去嚇嚇有名的馬陰陽先生，再數下去，就該輪到『墨斗』姑了。

提起『墨斗』姑，也是和馬陰陽先生分不開的，她是馬陰陽的老相好，老親家婆（註）。俗說『露水夫妻不到頭』，可是他倆的相好，却够二十來年了。『墨斗』姑如今有四十來歲，帶鬚子的人，常說到她。在牛犂子當中，她的綽號變過三回：在十五六歲，她是頭等漂亮姑娘，好穿紮花的小紅鞋，腳尖上常綴一撮纓。因此人們給她個綽號叫『紅蘿蔔鬚』；自她和馬先生相好之後，沒等她許配人，就懷過兩回孩子，外邊的風聲就很壞，家裏她父親是個『老絕戶』。着急給她找婆家，也沒有人敢娶，沒法可想，後來受到馬先生的指點，就說成『仙姑』，隨在她身上，開始開仙姑，散聖藥，出聖水，並且傳說她要『守貞不出閣』，預備修成一位大仙。所以從二十到三十歲左右，這十年中人人都稱她是『大仙姑』了。

忘記是那一年，『墨斗』姑忽然出嫁給七里店一個販針線的人，可是沒等四年，『墨斗』姑又守寡了，以後呢？她便帶回『仙姑家』，搬到馬家拐娘家來住，仍然和馬先生來往着，仍然不斷

（註）『親家婆』——磁武當地土話，意思是『愛人』。

開仙姑，不幸近幾年她的頭髮有病，脫禿了。半輩子都愛漂亮的她，自然也另想出一條妙計來補救，就是在禿頭皮上，常擦抹些黑墨，她底掉髮因此也就成了『墨斗』，所以像『馬家拐』的人，統統稱她『墨斗』仙姑，又簡稱為『墨斗』姑了。真箇是人清德來語正，再下向『社』上姑拜辭。

『墨斗』姑的爹娘死去，又無兄弟，孤身人過時光。因為有馬先生常到她家，家裏也就修熱鬧的，常言說得好，『人傑地就靈』，自然早成爲衆位社管事們聚會的地方。因此『社』上的事，也在『墨斗』姑家裏商量；『社』上的東西，也多存放在『墨斗』姑家裏；『社』管事們吃吃喝喝也就在這裏了，照例是『墨斗』姑做飯炒菜，不但爽利乾淨，滋味又可口，馬先生極的喜歡社地，也照例把糧食一遭存放在『墨斗』姑這裏，好年月時，吃吃喝喝，但現在是餓死人的年頭，馬先生也很小心，因此『墨斗』姑的廚房，晚上人靜的時候才會冒出香味。

一天晚上，馬陰陽拿着三尺長的旱烟袋，照例來到『墨斗』姑的家裏，『墨斗』姑早給他下了半鍋麵條，馬先生得令針做調和，馬先生的肚子下有些空，端起糊糊的一大碗，捧着小鬚先喝起來；『墨斗』姑陪伴在『旁』，兩手摸着她底小花貓，他們是多年的露水鴛鴦，就像合法的『對夫婦』一樣，家長理短的，後來說到不落雨的事情，馬陰陽說道：『天有星辰，地有脈氣，天河不滿水不流，地脈不通泉不透……』『墨斗』姑正聽個半知半解，忽見馬先生向天空一看，對

着月星皎皎的夜空，深深地長嘆一聲。

他的嘆聲未了，門口上忽然有人答話：「日怪！馬先生爲啥發愁呢？政府的公事又下來了，你給俺唸唸吧！」馬先生吃了一驚，定睛一看，不是別人，正是老「社」實事，現今的抗勤主任馬三柱，趕忙拉他坐下，「墨斗」姑更不怠慢，也隨手遞過一碗不稀不稠的麵條來，馬三柱不覺三七二十一地喝起來。

當下馬先生接過公事，在燈下一看，連連搔摸他的頭蓋，麵條都吃不下去了。原來公事上所言的，統統是要把「村產」、「社產」的收入，暫時救濟災民……等言語。馬先生聯想到自己種十多畝社地，定要受追究，況且他有存糧，難保有些不安分的窮人，向他求借，真是沒辦法……想罷，把飯碗一擱，又仰頭長嘆一聲，這叫那旁坐的一位，摸不清是啥道理，一時都驚得目瞪口呆了。

馬先生把公事學說一遍，三個人都變得啞口無言。過後做了一番商量，一致認爲壓下公事，且不聲張，不提救災，先行求雨。這樣做，村裏的窮人都想求龍王了，再不向「社」地打算盤。當下計議完畢，馬先生四看並無外人，就向兩位親信，如此這般一提，兩人都點頭稱是，這段謠言便捏造出來，攪動人心。

馬三柱跑出『墨斗』姑家，見街上各住戶們，都還沒睡，大家湊成一堆。點着蒿草火，細吸烟聊天，總不離咳嗽嘆氣，說些『老天殺人不用刀』一類的敗興話。馬三柱一聽，果然是人人心焦，便乘機把方才捏造的一段謠言說出來，並且聲明是，『馬先生看馬氏的家譜上明寫的』，人人聽他一吹，個個都像找到活路一條，一致都說道：『這類行好的事，都願意的。』

你一提，我一提，真比無線電都快，馬上全村人都知道了。

四 蒼龍爺托夢

第二天清早，疙疸二叔（他腦後有個疙疸）從地裏回來，比誰都心焦，還沒顧得放下糞叉子，就跑到『墨斗』姑家去找馬先生。一進門，恰碰見馬先生正拿着一本黃曆，站在院子裏，便問他蒼龍爺這段事情，並且表明願意求雨，又把鄰居們的心思也表說了一遍。當下，馬陰陽聽到果然是人人都信了，於是就唧唧噥噥地噓：『甲乙東方屬木，丙丁南方屬火，火主燒……今天，明天……後日。』他嚮着自己的手指，細細的數了幾遍，才大聲說道：『後日是火日，蒼龍爺屬火，不過。』說到此地馬先生又停住了。偷眼看看疙疸二叔的臉色，見是聽得中心中意，才又指